



說郭目錄

身第三十

游宦紀聞

張世南

行都紀事

陳晦

隣幾雜誌

江休復

楓窓小牘

袁褱

湖湘故事

陶岳

說郭目錄

游宦紀聞

宋 張世南

張世南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  
 一歲三百有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  
 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  
 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  
 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 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也 世南  
 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  
 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

海官雜聞 7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  
自今歲冬至數至開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期  
三時所奇三時卽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  
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  
十七日有奇也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  
卽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春之  
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  
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  
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川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  
轄鄧保吉者真宗廟老內臣也識之曰此瑤器也謂  
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琰一隻所以識也  
其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  
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  
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  
偶行見一醫生元遠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  
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淡

洽乘熱投日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采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一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研畧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丸則入酒研若以麴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以耗分兩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

利以菴盛貯邱翁曰塗中走鹵將若之何投汝一法  
可煨皂莢一梃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污卽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卽  
以水膠溶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  
性與油相著卽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浣石  
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  
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効

驗漆之美惡有隲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  
似鈞鈎撼動虎斑色打著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  
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鞞圈子  
上纔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尊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  
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  
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  
云云爰盎之姪問盎曰然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  
坡公多言子瞻死後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  
生非若今世俗旣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徃徃有  
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日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

沈官雜圖  
覆禮部韻載光常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  
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  
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  
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  
紙在傍親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涖之臨  
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  
置紙熱熨斗上以臘塗之  
沈角毫釐必見響榻  
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  
詳古器則有

所謂欵識蠟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圖真  
古其製作有雲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  
紋蟬紋黃目飛廉饗餐螭蛟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

馬象夔犧雌

余李反

鳧雙魚蟠虺如意園絡盤雲百乳

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

百獸三螭穉草瑞草象帶

若蚪結之勢

星帶

四旁飾以星象輔乳

鍾名用以節樂者

碎乳

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

立夔雙夔之類凡

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  
耳匱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

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編鼎

尊鼻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

有流有足卣卽觥也卮觶酒觴也角類彝而無柱杯敦簋其形簠

而跋蓋有四足豆獻中偃切無底甑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牟觚鬲形制同鼎漢志

謂空足曰鬲鏡方宥切玉篇云似釜大盃戶戈切又胡固切盛五味之器

也似鼎而有蓋其類有四口圓盥於舍切覆蓋也似洗而腰大有

有背有机攀退有甒蒲後切類鋪類豆銷陳罍類鑑盛水器上方

提攀風窻下設匱弋之切沃盥器盤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杼磬

盤以盛之而矮鏡類鐘鏡戚斂飾奩鑑卽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

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或云欄楯間物鴻車兒戲之具提

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

如此者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

回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

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

器流傳世間歲月寔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

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

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以數百年

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



然古色方爲真古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紀取名各異其有  
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  
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  
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鸚鵡眼了  
哥眼雀眼白雞眼猫眼菜荳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  
爲上黃赤爲下諺謂大黯爲佳然亦石之病且石之  
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鱗  
度尤不足觀

玉出藍田昆崗本出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  
亭部界日南廬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  
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  
是于闐玉晋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  
紀其采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三千  
餘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日白玉河在城東三十  
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  
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  
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

玉國主未采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入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若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莽莽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條貫生師子黑漢王表上日出東方莽莽大光照見西天下四天下條貫主何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王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去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底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

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粟黑如點漆紅如雞冠紫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愷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主則以等之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自甲至癸爲十榦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榦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云天涯海角蓋談遠也頃

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踵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皆南轅窮途也

沙隨程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比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自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真者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其有龍睡在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

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雲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士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子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飲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紀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雲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積其氣腥穢汎

水香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顥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行都紀事

宋 陳晦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徹去吳書吳未幾守信州陛辭高宗因與語云九里松乃卿書乎吳唯唯復云朕常作此三次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暨朝退卽令再揭元牌遍索之乃得而天竺庫院復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

橋園亭在今豐樂橋投北自棚前直穿卽是蓋向來未建都之時此地皆種橘高宗欲親巡就此乘舟創

亭其上前臨大河故是至今此街市傳爲橋園亭  
俞家園在金井亭橋之南向時未爲民所占皆荒地  
或種稻或種茭故因以園爲名今則如蜂房蟻垤蓋  
爲房廊屋巷陌極難認蓋其錯雜與棋局相類也  
有兩行繩巷都亭驛前一候潮門外一有兩名版巷  
臨安府前一柴木巷中一有兩龍舌頭臨安府前并  
江下鰲圖兩櫻桃園七寶山并薦橋門外是也

城中舊無門闌沿河惟居民門首各爲欄障不相聯  
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  
地徃多溺死歲以數十百人計自王宣子尹京始於  
抽解場材置大木欄城內沿河皆周匝每船步留一  
門民始便之

閩丘編修泳自言徃年遊宦湖湘間舟行江上有客  
子附舟尾至暮吹笛可聽閩丘正飲甚賞音命以酒  
勞之未幾或問然有聲甚厲且訝且徵則皆不對少  
頃稍稍遽進云某官且聽聲勿復問舟尾橫笛者乃  
賊也以此爲號而嘯其徒耳適以撲殺矣須臾有一  
舟笑呼而前以爲已有應援則無應之者果詢之云

吹笛船安在舟人皆荅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前過急投岸獲免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遊宦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飯畢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延一旦頭忽脫墜家人甚悲駭已而竟無恙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曰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雕刻則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霅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嘗言其祖在大觀間在上座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卽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饑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笑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惟祈禱於此獨寢一宵卽有子殿門令其家

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其頂而出夜  
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民無不墮其計  
次日徃徃不敢言有仕族之妻亦徃求寺中夜僧忽  
前旣不免卽齒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  
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得而視之鼻果有傷掩  
捕聞官時韓彥古子思爲郡將流其僧而廢其寺

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  
盛禮以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歌賀新郎詞以送酒  
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遠曰萬里昨日到太  
守大慚卽監係官奴

朱晦菴爲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摑擗幾爲按治憂惶  
百端未幾晦菴易節它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署者  
因召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  
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爲之起舞也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其郡郡將乃宰公之  
故因留連燕有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謳  
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宰云何太早邪荅云方預  
備也宰公大慚



隣幾雜誌

宋 臨川江休復

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吳賊所虜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卽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陸叅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者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

李戡宰邑問民間十否莫有疾苦否莫有孝悌否之類

有一患大風者藥云吾不療爾

都下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蝎食馬血尤毒巳亥歲中屢有螫死者

毒虺斷首猶能聽以噬人

御史臺閣門移文用擦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張觀爲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爲翰林學士辨之張

以故事而止

客有投縉雲山寺中宿者僧爲具饌羞鱉甚美但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問行者卽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味特異

章仲鎮云章伯鎮勘會案歲給禁中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講僧夜中爲鬼物來請講欣然

從命昇行數十里寘在猪圈中比曉方悟爲鬼所侮  
張樞言說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吾頂赤跌坐汝輩  
勿哭驚吾旣而果然家人驚貌財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梅聖俞云叔父爲陝西漕知客卒浴殮畢他婢欲竊  
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于外或云不祥此  
當有重喪俄而嬸氏卒

持國按樂見絃斷

云自

萬計乃用樂工私器以享宗廟

又七廟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溫成廟用羊豕各二  
疑郊本用特後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  
可虛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廟神德賀宋二  
京尹潘奉慈劉李楊李升祔今獨章惠

永叔書法最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成邊行水邊其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好裏

面有蟲

聲如隙  
舉聲

謂之蟲乃是魚也荅云不妨我亦食

此蟲也

原父五十謚法一篇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  
卮言日出曰周潔白不汚曰皓

橘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胡瑗字翼之卒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此事

王景芬職方邵氏壻常州人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  
將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長次必能葬翁婆景芬大  
駭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生  
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謫作賤貴足脛皆生長毛  
云云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答云口無擇言

司馬君實充史討白執政時政起居注皆並不載元  
昊叛命北戎請地事欲就樞密府檢尋事跡以備載  
錄龐洎自至史院商量孫朴兼修國史之任國惡不  
可書會龐去相遂寢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命內子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

云夫人頭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告云某是柁上火兒雜立使辨何者是柁人云面上有水波文是亦用前術

吳冲卿說其先君爲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嚼巴豆如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盃巴豆兩粒研和食稍加如藥片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於純食巴豆此

亦習噉葛之類

曹操嘗嚼葛

掌老太卿判太僕供祿享大牢只供特牛無羊豕公問禮直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爲太牢

太學生鄭叔雄用善鑿王尙書舉正知雜吳

薦爲祕書省校書郎起居舍人范師道論列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薦之不報而方投稷例輒行于是汝州孔叡除直講楊州孫侔除試校書州學教授

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惟吉前持溫成喪不當居皇儀爭之至明時宰不知典則阿諛順旨惟言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

陳執中死禮官以前事不正諫請謚榮靈

寵祿光大日榮動不

成名日靈

大名府學進士劉建侯盜官書賣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與妻同殺人取其金前殺七人事明白猶且稱冤府中謂之始皇以其焚書坑儒也

程琳尚書知府曰殺之其容貌堂堂言詞辨辨博莊生大儒之盜也

藥方一大兩卽今之一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宋相公中朝書人郭忠恕司封二徐書佩觿集三卷

楊法望之當官免私家上曆亦自買紙爲江南轉運使先移文江寧府要府官月俸米麥何人擔負磨麩

### 曾支脚錢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之職也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綰職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謝衣表御史中丞署狀而舍人作表是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陳執中在樞府建排墻頭夏僨使人上歎樞府不得

人於是王黻張觀與執中皆罷

孫承旨自稱韓持國作維國齊廊大卿呼邵興宗作

元宗

裕享昭穆各有幄次謂之神帳云

陳彭年所建

禮特體貴賤以爲俎實肩臂臄膊骼股左右前後實  
土有儀今不復用司馬公說曾在并州見蕃俗頗存  
此禮其最尊者得羊臄骨其次頂毳骨又說婦人不  
服寬袴與襜製旋裘必前後開勝以便乘驢其風始  
於都下妓女而士夫家反慕之曾不知耻辱如此又

涼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  
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予讀儀禮婦人  
衣上之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  
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  
無稽

君實又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  
婦人四拜男子一拜城外則不然

子容判禮院見君實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樂懸但  
聞金聲餘樂掩而不聞宜罷連擊次第見其聲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閑慢差遣俄除  
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閑慢差遣  
耶

子容說周廟制戶在東牖在西當中之分則展也近  
代宗室南向祐室猶在西壁祫享猶設昭穆位於戶  
外南北相對

武功常景王簿說慶善宮有唐碣爲民藏窖蓋民恐  
他人見之理認遠祖土田旁有慈德寺太宗所建會  
昌廢寺猶遭毀圻武宗可謂能行令矣至大中復建

### 碑記尚存

肆赦宣德門登降川樂懸又排仗盡如外朝之儀  
大典禮部吉儀五十有五其二十九日癸卯五龍壇  
予奉勅於五龍廟謝晴廟廊竝頽毀寓宿殿東道士  
之室亦無壇也

儀仗內五牛旗刻畫五色木牛豎旗于背載以舉狀  
四人舁之按六典衛尉三十二旗十八日五牛旗皆  
是繡繪旗幅若五牛以牛載則其他麟鳳之類亦當  
如此矣



裕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乘圭露腕助祭諸臣見  
上恭虔褻手執笏者惕然皆植廟主帝用白帔后用  
青帔覆行禮則發之方木爲跌薦以重禱置主於其  
上

塵俗呼野人爲沙魂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永  
叔戲長文賢良之選旣披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遷怒  
于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  
於心愈怒焉

又嘗戲馬遵舊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獻李夷

庾夷庾問何人作序訊知其人使送銀二笏

龐相令制後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誥身後惟吏部

判官誥院者當押字爾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荅云遭  
此霖雨今後轉更踈闊也王曰何故荅云值這短略  
蓋詆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馬不入寺宗王計相乘馬入至佛殿東  
素无定制也駕往寺觀燒香中丞不從由入臺翌日

幸慈孝集禧宜召乃赴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再贈之氈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都下俗語謂之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祕書丞沈士龍者嘗建言害民事數十條漕司不行遂棄官歸關門不放過訴云母老病拘滯于此毋必

不全亦關吏之罪也士龍竟坐檀去官守追官勒停舉主關吏一例見劾

李照譏王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判語詞中間具官某又云云當詰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程侍郎言某爲御史接伴人使中丞張觀云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搯佩服其言又說高敏之奉使接虜伴使走馬墜地前行不顧翌日高馬蹶墜地戎使亦不

下馬張唐公將奉使王景彜云某接伴時舊例使副  
每日早先立驛廳戎使方出相揖某則不然先請我  
使立階下然後前挹登堦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  
奈何遂却如舊例

王景彜判三班院云某笏記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  
差殿中丞蘇哀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餘搜括  
並未見

蘇儀甫使虜至虜庭傳宣求紫魚荅云雖是某鄉中  
物偶不賫來又云某篋中恐有試搜之獲弓家人納

楮中忘告之也

韓忠憲使虜其介劉太后之姻庸而自專私與虜使  
云太后言兩朝歡好傳云子孫韓了不知忽置一筵  
遣臣來伴因問太后有此語何故不傳忠憲荅云皇  
太后每遣使使人簾前受此語戒使人令慎重爾于  
是以手頂禮云兩朝生靈之福也

陳相伴虜使問隨行儀鑿司緣何得此名不能對或  
云隋大業中鑿集于供帳庫屋

文思院使不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待文思索或

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後陪位南郊病傷寒卒子宗諤內翰爲  
玉清昭應宮副使自齋所得疾卒宗諤子昭述右丞  
裕享奏告景靈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淵之幸軍費二十餘萬郊資用度  
時一郊費六百萬今千餘萬貫矣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十五卷詩百十八首多是湖州  
宴會聯句書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  
讒語醉語又和政公主碑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尖  
守輟夫柳渾乘以濟孀妹首云平陽與娘子之軍于  
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紕匡復之師於武  
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劉奇勞曰  
銘賦音律旣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  
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鷄店今作曜字

予奉使迓賀正使于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割  
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文州羗人旄牛酥絕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湯餡以

荐酸漿粟飯

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後戎使林牙者由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也大使明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峨嵋雪蛆大治內熱

己亥曆曰十一月大盡契丹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日夜纔昏月蝕戎使言竊謂已望時修唐書問劉希叟云見用楚衍歷差一日宣明曆十一月當小盡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官員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謂樞密程侍郎近日與蒲家刺權門事謂之小火下程荅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教頭

謝師直說北都李昭亮相爲寵嬖三夫人作水陸道場羸州唐叟張三郎處主位李之祖父在賓位焚香拜跪不勝其勞

北虜水實羊腸文州羗取蛇韜首繞頭上治上熱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馳鹿重三百斤效其聲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

如中湯火着人皮膚成紫炮又云韃靼界上獵圍中獲一野人披鹿皮走及奔鹿又云女身國卽挹婁之地高麗新羅今是一國其主王輝用契丹正朔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胡武平內翰丁母憂前一歲常州宅中海棠開白花余妹夫王伯先爲金壇縣令尉胡賓說

已亥秋穎壽民小不稔羣盜劫禾穎上令捕得因遣之緣是益熾漕司劾令止嚴其禁

橄欖木并花如樗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

余奉勅五龍廟謝晴司天監擇日供神位板太僕供羊司農供猪栗黃白益饌油脆脂菲菁葱明油大府供幣帛濕香少府供蠟燭將作供神位水火光祿供禮料蓮子雞頭胡桃乾棗饌鹽笋俎乾魚玉鮓鹿脯薑椒橘鼓魚兔鹿羊醢飴醋酒柴炭將作所供盪洗水香餅爾

梅二聖俞轉都官員外郎原父戲之詩人有何水部  
其後有張水部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時  
乎鄭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耶

張唐公璵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禮儀事再疏乞毀溫  
成后廟皆不降出

齊廊公開大卿曾為三司檢法時李士衡克使章得  
象泊黃宗且為判官公暇省中棊飲談謔每值雲天  
畢命僚屬酒炙相樂李諮為使置酒設藥梅而已今  
都無此例

濰守解賓王恕登州交代胡俛許其伐官出於許原  
許原今郡北十餘里世稱同州坊亦云許坊今為民  
田而無村矣

洛陽北有山泉即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即太乙之  
祠俗號為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為  
清淵侯失於檢詳地志致此謬

丁晉公調曹馬為聖人夏英公嘗美李林雨之為相  
梁書儒林傳伏曼客聽事施高坐有賓客輒升高坐  
為講說今私家无畜此者

陝西雜記  
李宗諤諫議松相孫其父匿於李助家免難於李愚  
侯趨州三房蘇爲郎中逢吉相孫其父藏李沆相家  
免禍

上坡任長安倅卷一樂籍爲內所制則自求死家人  
懼而從之後爲陝漕竟畱於家潔白而陋日曰聖獸  
頭

歷表淶作號叫之號

二月三日疏決罪人開封府罪人宿車院中夜車上  
有人伏其中執而毆之至死有司以爲大辟論二云  
決髻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爲大辟當爲流耳再  
奏云上交云決髻杖二十諸公下殿方悟聖斷之精  
審蓋此爲情可矜則當上請因降爲流今經疏決則  
流下降爲杖矣

祕書監馬懷素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  
冲等二十六人同于祕閣詳錄四部

韋述勤成國史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

錢君倚云漢書律曆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  
王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爲賦題著疑是者玉疑是



之字監本之悞也

楊旼待制云經筵讀後漢書官冗亂政事多爲前侍讀削去如何進傳都無誅內官事如孔融符融傳但記孔老通家之舊談辭如雲等諂樂道輩將舊藁刪去之復采關治道者以備進讀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有獻嘲者云誰謂調元地翻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憂火掩房在杭州常對一聾長老誦已所作偈僧旣曠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無所聞翻歎賞之以爲知音之妙施正目說此

王達知越州修城卒恭民至發墓輓錢公輔作倅視輓文有永和年號亦有孝子姓名者先塋無主枯骨尋亦見掘矣

京師神巫張氏燈炮燒指針療諸疾多効于用針者范景仁說其兄忽被神崇飲水併食菟椀召巫者視之旣退欲邀厚貨偃蹇不應命巫之神輒附兄之婢子云使彼救人苦却貪財利不來索香火如巫所禁祝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縣日奉行赦書節文訪義夫節婦得三

人其間一人可采姓童爲人與主庫謂之判子家中  
養疎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甥不事家業屢負人  
債輒爲償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聞  
以註誤之過爲後宰所咎部中有兩道者常善遇之  
每有堤塘橋道之役令花募閭里修築不勞而成  
故事狀元及第到任一年卽召試充館職自蔡文忠  
始造文字得試

孫奭尚書侍經筵上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牀則拱  
立不講以此奭每讀書則體貌端莊

宋賈二相布衣時同詣宋三命云二公俱當作相更  
相陶鑄宋發卽不同賈雖差遲向後宋却相趨爾宋  
狀元及第知制誥賈在經筵舍人院試出身宋入叅  
大政賈試舍人宋命隔幕聞宋語二相道及前事自  
後宋罷爲散坡自楊徙鄆賈旣入叅一旦有內降劄  
子啓封則宋庠吳育可叅知政事賈手寫奏狀且喜  
前言之驗賈今爲僕射侍中宋吏部尚書樞密使同  
平章事韓欽聖好陰陽見二公說

聖節道場建起十三日樞府學士以下皆赴十四日

陽美雜言  
中書會獨舍人與大卿監遙上下不過七八人  
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  
國朝諸祠牲牢之數不等七室其一羊豕后廟溫成  
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謂其分  
張之微謂之迎猫也張瓌爲禮官議錢惟演謚文墨  
錢氏諸子縗經邀執政訴其事石中立指其勿者以  
吉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諸錢數張二親在堂十年入  
舍之語

介甫云輔嗣忠象謂馬者必顯之物欽聖云咸感之  
義自晦而上至心則謂正吉悔亡

紂作炮烙之刑陳和叔云韓詩作烙漢書作格

吳冲卿云莊子姑射今人盡讀作憚音義惟有夜射  
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華六篇有聲无詩故云笙不云歌也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无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碯又北爲九河則  
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包今之河朔處  
勢高地又堅故少水患又漢兗州界在今河陽非禹

賁舊境也

王禹玉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正音與上名相近也  
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民避唐文皇諱乃從氏尔孫文  
公云從高低之低馮說文始慙已說未博

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并請邵不疑同上  
殿以備顧問无何上問古文如何邵不疑對古文大  
篆于六體義訓不通今人之淺學遂于一字之中偏  
旁上下雜用古文遂致乖亂又問林氏小說必云亦  
有長義然亦有好怪處上一一問之對云許慎說文  
歸字從惟從士從帚從惟爲聲林氏云從追于聲爲  
近此長于許矣許氏哭從哭從獄省文林乃云家犬  
皦此怪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  
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

李白詩君不見襄尚書古墳三尺蒿棘居問修唐書  
李縉叔云又催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檢校官與李北  
海作對非齷齪人也

敬字左紀力反右晉木反避廟諱改姓者爲苟且之

荀文章之文誤矣今雍相足也

邯鄲公周陵詩纔及春羔鼎祚移王介甫云春羔鼎  
祚天成詩語

王左丞濟州詩汶陽歸客司馬君實云其地則唐濟  
鄆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詩初謂是僧名乃寺名近  
東阿覆釜村名

司馬君實謂禮奏假无言爲是湯孫奏假爲證予以  
駸假无言爲是據傳晏子和與同異引此詩駸假无  
言爲證矣

齊桓公以燕公迭出境乃割地予燕然專割地之罪  
重于出境矣欲稱桓公之善反毀之也

張樞言太博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青蝦次之介  
甫云瑤字當作玳柱卽如蛤蜊柱卽韓文公所謂馬  
甲柱也二物無海腥氣鮫魚今之牡蠣是王莽食鮫  
魚當乾省爾褚彥回傳自淮屬北海江南無鮫魚有  
鮑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不以頭數之又讀如鮑非  
亂臭者也

胡公謹云登州成內出鮫魚俗云决明可乾食

司馬君實云論語博我以文博學於文此二文謂六藝之文

械樸詩云遐不作人毛遠不爲人鄭初作人於義未安左氏乘武子能用善人引此詩杜預云作用也言文王能用善人合於能官人矣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白馬寺後有李穀蘇禹注李流等十宰相墓

退傳相公光化軍人少時薄遊武當村舍主人將殺以祀鬼安臥室中誦六天北帝呪巫者見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退傳孫壻呂誨太博云

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賈半千墓云十八代祖疑自梁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左馮龍興寺殿陌氏所構至和二年重瓦栢椽大徑尺相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樹法官引盜旁人得捕或以濫之於登不得爲旁又條有悞傷傍人謂在旁則判審刑錢象先得制云旁求儒雅胡竟坐自盜

將勒停賓王落職知建昌軍

吳春卿墓新鄭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纔足容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栢圍以遮之卽下土築不用輓甓吳氏墓其先亦如此

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爲村人所發取其磚以賣者是磚爲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磚墓唯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學士與高繼方同事賀北虜正旦於幽州亦效中國排仗法服官駕

史記曆書云稊鳩先淶龐相云見夏英公文字中用淶作陂澤之淶余見宋子京謝長安有寶貝行搜奇物者畢萃焉唐諸陵經五代發掘皆空太平興國中具衣冠掩塞長老猶見之

蘇侔言綿州二歲斷大辟一人鳳翔半年斷二十餘人

權文公不避諱論子舉謨事

劉師顏視月占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

陽美雜言  
風月如傾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調雨沾是爲爛雨

蒲城縣胡珣神道碑韓文公撰胡証書在尉廐友漕  
近置夫子廟訪墳不獲矣

趙龍圖師民自耀過同說殺祔城有殺祔廟疑殺祔  
亦是一兵械其秦禱兵之所乎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卿孫惟畱一篇夏英公詩  
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  
笑何須收淚濕青衫

趙師民罷華源過左馮同登排雲樓指中條山北所  
謂襄山楊榮賦勿華蹈衰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  
襄馳介問之云據郊祀志襄字誤矣

薛侏比部待闕蒲中出協律郎蕭悅畫竹兩軸乃樂  
天作詩者薛蓄畫頗多此兩畫尤佳也

昭應溫泉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无事久不知貞觀  
用功深

安郎侍郎云趙安王客長安購唐太宗骨墓昭陵下  
一豪姓腦骨比求得甚艱



吳宣徽自延州以宿疾求蒲中乞免院職改大資政  
尚書左丞呼大資不呼左丞府寮識體者門狀上添  
政字

韓稚圭善飲後以疾飲量殊減吳資政云道書云人  
多用於所長有旨哉

溫仲舒判開封府一進士早出探榜其妻續有人報  
其父母船至水門亟僦驢往省之至東門為醉人毆  
擊僦驢者又懼證左畱滯潛遁去府中以醉人亦有  
指爪痕俱杖而遣之歸家號泣夫自外歸亦落第而

泣兩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詣所司訴寃不聽於

州橋夫妻投河溺歟天漢橋俗呼為州橋真宗聞之怒知府已

下悉罷去吳春卿云小刑責亦不可不慎也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鬪競事城裏外悉府尹主之  
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節日清明尤  
甚鬪競日至數百件

長安有寶貨行有購得名玉魚者亦名玉梁似今所  
佩魚袋有玉者銅者文丞相五千市一瑪瑙者府中  
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侏比部慶成軍觀太寧

宮醮見禮服劔室貫緡者形正相似

梅摯陳洎劉湜假少常使虜後俱作省造北使宴閣門從之筵坐朶殿梅等以假官有升無降故事副綴兩制坐殿上逡巡不赴閣門副使張得一奏嫌坐位任不赴坐遂貶蘇盧袞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誣矣

張得一自閣門副求正副使引曹佾李璋列王貂作樞吳麗爲副以曹李中宮外舍之親張未服云公朝豈私親耶吳云閣副侍中子若孫恩澤差別疏親又差降豈非用親耶意小絀又引非親例王云此邊任

張左請邊任遂正使名除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收目州宣古候代到赴請河又請不候代至貝王日王則據扶判張伏法京師

夏守恩太尉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夏旣納一分魚軒要一分時王相德用作都虞侯獨不受又章獻上仙內臣請坐甲王獨以謂不當爾興國寺東大樞貂張耆相宅近須兵防衛不與以此數事擢爲樞密副使

呂文靖說作正字日值旬休丁晉公宅會客忽來招

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題簾外草寇萊公雷州制既  
畢覽之不懌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呂遜謝再三  
乞化筆增損遂注兩聯云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  
違豫之初緣此震驚遂至沉極

曹貂利用將赴漢東入內供奉官楊懷敏盡逐其左  
右且將上馬坐驛廳无人至使數輩立屏後時引首  
來窺則揮手令去曹夙懷憂懼都此疑將就刑楊又  
徐進云侍中且宜歇息遂閉室自經

天聖中後殿中欲放榜王沂公作相端笏立時有論  
奏近歲陳龐作相案前摺笏讀姓名與百執無別制  
勝關舊山山林染饒雪霜今墾闢爲稼土氣候與舊  
不同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野花无主傍行人  
李程畫像在開元寺因雨摧壞吳冲卿云寺僧不好  
事可惜今云此有榻本可令重畫如此李程在裏李  
程子廓徒父過三亭渡爲小石隱足痛以呼父程云  
太華峰頭仙人手跡黃河灘裏爭知有隱人脚跟  
高敏之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以爲冷  
熱相激所致

川峽呼稍工篙手為長年三老杜詩長年三老歌聲  
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得名舊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都下吏人連名  
府史婦女表狀皆稱臣妾非也

韓文公鄭儋碑文自號白雲翁令狐楚白雲表奏取  
使府為名耳

楊文公談苑說樊南集故事灰缸云楊雄賦殊非南  
史徐勉傳屬續方畢灰釘已具

楊文公讀閣讀書占城進獅子例進詩文公云渡海

鯨波息登山豹霧消為時激賞司馬法有虞城憾於

中國唐韻飾也司馬法夏執玄戈殷執白矛周左杖黃鉞

也

教坊伶人嘲釣客直樂云釣客擊杖鼓百面如一教  
坊不如他齊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謂婉而綖

漢三輔縣谷今醒泉重泉秦先池陽三厚秦驪邑漢新豐

武后慶山天寶改為新豐謂平陵槐里茂陵興頻陽

美原殺羽華原同官蓮勺在下邦東

峽江船須土人撓水勢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建宮

不得差擾俄自沉一舟衆頗怪之

長安王瀆任度支員外郎卒妻高氏節度使瓊第九女前妻子經不孝供養殊闕瀆卒後十餘年經二子皆成立相繼卒亦喪明始首悔前咎克已反善云皆水丘婦并兄弟教經如此早夜策杖不廢定省上之不輟卒後水丘婦病癱其兄弟俱卒水丘氏遂絕

水丘

无逸作屯田員外郎人謂神理不可誣矣

解池鹽歲課愈多而不精耆老云每風雨起鹽結須以杵翻轉令風吹則堅實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卒

虛軟吳左丞春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鹽令鋪戶驗之外界官鹽則刑經私鹽則刑重患爲鋪戶所欺於庭下各取數帑暴之外用帖子題記置案上分鋪戶作兩番去帖隔驗之然后絕欺弊始斲其驗法細詰之乃肯道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鹵水滴爲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焰灰染其色以効官鹽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矣曹佾太尉長秋母弟張貂耆之坦牀始成婚貲裝甚盛請衣帳者增二十縑三月後盡歛持去訊之云本

房臥製未辨此皆假借來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  
吳太資與曹宣猷同館伴話及此

錢明逸知開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  
尺餘禁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京師風俗將為婚姻者先相婦相退者為女氏所告  
依條決此婦人物議云云以為太甚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  
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詩僧惠崇多剽前製緇弟作詩嘲之河分崗勢司空  
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言語犯  
師兄

陝府昭宗御詩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河中逍遙  
樓與大宗詩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氣象不侔矣  
王重盈陝府構寺摹巧工圖壁悉沉于河今建初院  
六祖等人多模寫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  
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龔公稱重之楊文  
公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必徑出他所亦然幾類爰晁

故事文穆去舉朝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  
真廟傳宣令作詩遷延不送

吳春卿云往年學中置一桑螵蛸于筆格上巨擘緣  
者無數檢月令視之乃螳螂生月日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  
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鰲頭迹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  
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云只消  
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  
三語之丁崖州輒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臣耐問  
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  
宗欣然嘉納

丁晉公在崖州方奕碁其子哭而入詢之云適聞有  
中使渡海將至矣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耳使  
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開封府尹大廳自周起侍郎奏真宗云陛下昔日居  
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

李 兵部作陝西轉運使嘗至一州軍伶白語但某

叨居兵部謬忝前行李大怒呂文靖相判許田柳灝  
作漕府宴優人云尔是防城舉人有何文學柳卽泣  
訴相坐此必宜真有怨嫌者故令辱某不得已送獄  
鞫問遂至配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  
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近歲都下裁翠紗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紗帽  
御帽例用京紗未嘗改易也

朱子京說許相公序開西湖詩鑿開魚鳥忘機地展  
盡江湖極目天  
長安北禪寺笋石鄭天休資政題十字春至不擇地  
路旁花自開刊之

李丕緒少卿說師頡作永興重進果客時府前有十  
餘堵大墻蔽荒隙軍府蕭條寂無民事因搜訪碑碣  
凡打三千餘木姜遵知府日內臣曾繼華來造塔遵  
希明肅旨近城碑碣盡輦充塔基繼華歿於塔人所  
謂之鬼誅也

紫閣山老僧文聰說晏相來遊山獼猴萬數徧滿山



谷僧言未嘗如此多也晏詩尋添獼猴之句

鳳翔李茂正幽昭宗於紅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據使宅令其家供養真衫衣赭袍龍鳳扇民獻善田令薄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田有二孫府西土腴各百餘頃不十年蕩費盡今丐于市

岐府使齋前有百葉桃穀雨十日後結實大如拳

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韋布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躑視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无不愧怍

安轡初唐教坊優人事李茂正一日作意將戮之遂逃遁經年復來茂正云无容身處還却來邪時茂正燔長安絕還都之望答云暫來看大王耳歸長安賣桴炭足過一生豈无容身地耶

儀州唐神策義寧軍置使統之

太和年姚說充使李茂正墨制義州主公寺碑魏晉秦年督護漢熾太守王寶貴此卽漢熾城矣又有白馬令某碑所在亦名白馬寺按圖經並不載恐後湮滅聊書記之

陽美志卷三十三  
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賊用答楊二字自謂頗工考  
官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楊休命豈有答楊者耶旁  
一人云答卽對也乃及時文耳遂加一抹宋宣獻公  
綬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也

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棚合三月猶无菜甲生又  
有人嘲同州詩三春花發唯樗樹二月鶯啼是老鴉  
晏相言作知制誥誤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紙  
文字視之乃除拜數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職領  
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晏奏臣恐洩漏乞宿學士  
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肅召兩府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  
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正曾作叅政秉筆至淑妃  
爲王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岷州曰遺詔可  
改耶衆亦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謂而嘉王之直  
也

宋相與高餽同發天府解日月爲常賦象字韻之押  
狀者以落韻先剝放近百人投牒云某不落韻取卷  
視之狀下有可想二字然賦亦紕繆其如落韻剝放

舉人不伏高與甲

不記姓名

憂問或醉或睡伯庠更點檢

詩只五韻急呼二人起視之二君歡欣舉子慙忤而  
已

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云出

大雅舉子誼譁爲御史吳中復所彈各罰金四斤

文相作吏部員外郎四年始遷官首尾五年作本曹

司

尚書陳彭年姦諂時有九尾野狐之號晚節役用心  
神太過遂成健忘晁迥忽如奏對狀云晁迥獨不信

天書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勸金陵之行  
待疑未決遣訪上谷云直有熱血相潑爾後浸潤者  
以爲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民安兵弭天意悅豫  
而妄相激以城下之盟爲耻須訓兵積財以報東門  
旣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敬填服我心祥符中所講  
禮文悉起於此蒲卿云

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  
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曰又

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爲樞密使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踰耳順有一郎監當亦  
年老以吏事被責大同忘已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  
休官作甚徐悟顧洛陽知縣蕭祕丞云我只要料錢  
養家

上在東宮苦腮腫用赤小豆爲末傅之立愈

楓窻小牘卷上

宋 袁褰

予迫猝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書手定都爲烏有  
第日對窻西烏相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  
遺忘時晚秋蕭瑟喜有丹葉殘霞來射几案會錄  
成輒呼酒落之名曰楓窻小牘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  
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擎一蓋其龍形騰上  
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卽宋字也真主受命豈偶然哉

藝祖卽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予僑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幸有邵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主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汴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簡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寂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自執辰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贊善公嘗入文明殿漏室中見之

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百五十七太宗拓定南北戶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億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虜庭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

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尚令此虜假氣遊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於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採無疑也於是此錄遂得見收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邪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巋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庭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鐸三枚一黃鐘一中呂一土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千古玉管蓋漢晉間物也其年遂遷職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

出于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崇逞  
此強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魘呵之厲倘合帝心誅  
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 云 密封令  
勿發向空焚之火正蕪函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  
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于時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  
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趨東  
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  
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卽位王  
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今執戈  
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  
國度人修寺不畊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  
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  
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之  
公論也

汴京閨閣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髻方

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  
額髻撐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鞦韆  
屣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虜中閨飾復  
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邢昺以九經及第鬱爲儒者乃傾意欽若納身垢汗  
爲士流所薄嘗奉勅撰爾雅疏義其後太學生郭盛  
言昔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邢疏無論周公  
不享其意卽先人得無稱冤地下且郭迂逆敦邢附  
欽若爾雅近正今則近邪盛舉九經乞辭此疏時邢

自稱子才之裔太學中語曰景純有孫子才無後  
宣和中有反語云寇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  
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  
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旣降復有道士趙壽國來上靈寶大洞  
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上帝在玉清  
景靈之宮忽從自明簾內傳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  
三天一時耳根共感是諸天衆速駕雲車龍鸞填隘  
天路皆滿諸天旣集面覲虛皇于雲陛之下劔珮琤



瑁交映左右虛皇曰嗟爾諸天聽予渙號夫天有天  
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寧皇惟此林  
林衆滿太蒼下方大亂予閱是痾爰召宓羲遣茲訟  
靈下撫方州二亥後先命處天門八方歸王天下太  
平今茲嗣皇實惟聖神合壽千春東封泰山西封金  
天威鎮幽朔鬼方血腥

云

云

其言誕譽不經皆若此

類朝廷雖知其妄亦賜金帛設朝受之供奉大內

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  
以子簿畿縣薄游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

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  
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  
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  
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  
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僕今  
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  
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  
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勲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  
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信後爲相

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處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沒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觴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爲剛紀自利峻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冤也

余少長大梁參養於保抱之手卽淮泗之間近在襟帶未嘗眼見身到比一旦崩亂將母則棄妻挈妻則擲女屈身孤篷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幾葬于寶應魚腹魂魄盡喪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于時海潮上逆狂濤東瀉渺迷極望雖騰價買舟猶與僧尼雜販共載一船母妻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舟發未幾檣爲風折半欹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他舟擲纜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未遘之苦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狹處其人

亦不知答既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於是始知前問之失也望洋之喻豈虛也哉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國門而罷詔以賈昌朝叅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克諫官一時朝野懽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大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傲心目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闐者手錄此頌進于二

公且口道竦非爲諸君子慶二公去闕范拊股謂韓曰爲此恠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始於此矣

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魚蝦屏斷鮮適莫構惟野葱苦蕒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飲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武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若郡縣君則先曾王大母亦封縣君正和二年詔除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祕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

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  
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祕閣讀書時年  
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祕書正字神  
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  
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  
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  
淳熙間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  
通九經以不謁丁晉公擯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  
同聲治朝也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  
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  
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臺家  
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瑤壁成車  
裁瑛作塵龍馭崑丘鳥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  
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遜處乃構椒房  
用當金宇碌碌宜堦瑟瑟爲戶碧落深沉青霞墉堵  
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登覽  
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雍雍

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洗濯龍峽蟠秀  
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  
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  
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西  
出爲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  
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  
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  
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凍丹  
凝觀園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

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間閣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  
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  
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  
老君洞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  
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  
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  
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  
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  
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

華宮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插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天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擎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諱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慶雲萬態奇峯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負出雲表蓋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於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參擾馴狎駕至迎立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峯只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後徙墓下碑橫裂爲二上復破泐如圭然光瑩可鑒少嘗從祖父詣碑拜讀至斬賊公先勇食邑遺鄉六百戶事考之東漢先人列傳子不可得後從駕南渡得歐陽公集古錄第釋序

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  
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耄矣目不能觀書  
徒悒悒此事未了忽從宇文學博處得鄱陽洪景伯  
碑跋方知此事在范書田廣明傳傳云故城父令公  
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知  
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  
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  
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  
內侯食邑遺鄉六百戶不覺快躍而起籜冠墮地老  
髮躑躑弗暇手握也家世讀書碑碣尚在至千年不  
知碑石上事媿已媿已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  
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  
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  
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  
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  
萬軸裏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  
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



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識入金也

丁謂傾意以媚萊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機祥每晨占鳴鵲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餓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大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于爲丁易名宜祿使投身於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相此人遂以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無弗倚藉關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宰相蒼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愈愜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

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鑑其生平所遭耳吳趙諸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酷禍悲哉杭州江堤築是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

玉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强弩數百射之潮水為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累木為岸實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波從之其後踰年隄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隄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塘勅於錢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張

夏爲轉運使置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鼐言潮爲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於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顯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沈復修石堤成增石塘九十四丈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遊女借爲

奔期間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汴京故宮躡雲蔽日常在夢寐稍能記憶條載於此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二門曰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

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慶雲王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積慶前

建感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蕊珠二殿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延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於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曦閣爾英殿隆儒閣慈壽殿慶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基春

殿睿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睿成宮宣和殿聖  
瑞宮顯謨閣玉虛殿玉華閣親蠶宮燕寧殿延福宮  
政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日  
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  
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  
玉羣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  
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  
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  
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挾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爲山  
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  
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  
玉英曰玉潤其輩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  
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位二閣曰晏春廣十  
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  
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竒縱數  
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  
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  
諸構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

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  
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  
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  
位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  
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  
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  
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槩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圃喬林  
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  
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徧宜丹鳳南冠霞  
披月羽毳毳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  
誦此詩未嘗不淚滿青衫也

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墨一紙云累日欲上謁竟未  
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  
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  
真者俗醫所用多膏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  
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  
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鴈鴒眼此數者備

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  
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臍氣虛實酌飲牛膝  
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  
此卽每歲收穰阜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  
以代茗飲此効屢常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  
素書已作稍暇詣見軾白彥方足下王大父有未疾  
故以此方見示此紙尚存篋中渡江已來與妻孥共  
寶者

徽廟嘗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烏其  
馬至御前馬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馴  
時圉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  
小烏白身邪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  
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  
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  
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  
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  
艸也艸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

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刺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不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

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溪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應處多累句重叠爲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



來自濟鄆自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  
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  
門入京城夾牆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  
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  
河然舟至卽啟槽頻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妨引洛  
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廢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  
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  
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俾宣  
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  
以劉爲婁避武肅嫌名也

余邸寓于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錦風烟因  
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大學左方禮賢宅未嘗  
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  
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錄  
太祖太宗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  
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

四十二條錦綺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礮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粧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閭寺皆有餽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楓窗小牘卷下

宋 袁褰

舊京工役固多奇妙卽烹煮槃案亦復擅名如王樓  
 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  
 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燒物石逢巴  
 子南食之類皆聲稱于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  
 羊肉李七兒仍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  
 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  
 談亦他鄉寒故也悲夫

北部郎洪湛以王欽若賄賣任懿及第累謫儋州竟  
死海外忽有相識遇洪大庾嶺猶儀衛赫然若有官  
者相識謂是赦還與執手慶慰洪曰我往捕王欽若  
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  
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已橐百兩不難償卿九百  
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鞠者默爲欽若  
減貫也然湛寃極矣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饒貲爲宮市  
珠玉大商不易爲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  
知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最與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  
特紙素揮灑盈滿箱篋卽鋪門兩壁亦爲淋漓潑染  
識者謂壁畫竄入神妙惜在白堊上耳

思陵神輿就祖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  
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  
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今上抵於  
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  
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

岳少保旣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瑣鎧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下  
一  
蓋南蠻銅弩鑕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餘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籍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某某輩莫不寶玩滿堂寢田園佔畿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禍福頓懸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本朝曆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乾元在咸平則曰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

真宗時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爲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爲集時劉安靜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岳撰備用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註字音於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迴旋戈甲照耀爲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没聚散歛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爲金明池事政

如兒戲耳至如韓蘄王困虜王天蕩飛輪八檝踏車  
繫回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  
九斗爲第一八斗爲第二七斗爲第三弩分三等二  
石七斗爲第一二石四斗爲第二二石一斗爲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母妻出避  
湖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中六年十  
二月京師復火更一萬餘家人皆以爲中興之始改  
元建炎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

延于內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驛詰旦且焚鎮國倉王  
泣禱而滅計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撲救視汴都爲  
疎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舖又于高處有望火樓  
上有人按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酒箒鈎鋸斧杈梯  
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  
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  
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恠比上膳以行在  
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

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爲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爲文祭之云金距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鬪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自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鶉尾借號有鳥來朝無雉漸肯爲儀曆仍輝紀尚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爲置筆

真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洒宸翰爲銘勒石

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旣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真銘曰高闕巍峩羣山迤邐乃

周王域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鴈  
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鳴蹕再臨貞珉斯紀  
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  
書萬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館參校榮州助教  
張頤所進書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  
係闕遺乞加褒賞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  
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  
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闡補  
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余從祖姑壻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天聖三年六  
月陳以十代興亡論妄加塗竄同官皆降職

崇寧二年五月祕閣書寫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寫者  
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闕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繕錄  
政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覲奏四庫  
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  
幾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覲等撰次  
名曰祕書總目及汴京不守悉爲金虜輦去車駕渡  
江詔搜江浙閩粵載籍四庫至四萬四千四百八十



六卷較崇文舊目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又思陵  
以萬幾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刊石立于太  
學典籍之盛無媿先朝第奇祕闕逸較前少損所增  
多近代編述耳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  
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  
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  
招討等使兼兩浙監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

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寔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  
隲之勲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  
策勲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爲昏鏡水狂謀惡迹  
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  
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  
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  
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  
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  
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秦華有如

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  
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  
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賚  
券中使則焦楚鏗也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真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  
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  
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  
能庇一躬曰生能讐暗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艸  
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暗鳴叱咤四字無第曰使  
風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道勁時余  
家從祖倅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蘇公手書  
並存惜哉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  
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  
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  
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宮  
宜昭揭於鴻名以答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來朝置  
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

以體王居於宸極據寶執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  
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惟皇帝達  
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  
天之靈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  
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啓生商之慶方  
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  
於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欵一詞爰籍合於前章極崇  
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  
朝夕燕兩宮之奉珮環入觀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  
下也

鷄冠花沐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  
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遙念墳  
墓涕泣潛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

頃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  
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  
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

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勲時推令器撰寶符而嗣位杖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于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寔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

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勲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士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彛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賢黻冕輅車更重策勲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玟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

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  
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考前文勿  
亡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  
皆然卽館閣訂本亦復爾爾不知當時校勘受賞銀  
絹者得無媿乎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  
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橐似爲生氣及離亂南  
來缺本且不可得矣

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

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因陋  
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  
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隋  
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  
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  
庶人得之足以儉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  
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  
兩公之文真不媿蘇劉序言也

國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沾率土可謂至矣嘗讀神宗卽位大赦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摺撫吏民興起訟獄苟有誑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宜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曰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每得依前舉劾且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辟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爲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

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  
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  
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  
器絃寫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上聖稽  
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鈞奮芒河龍獻  
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賁用協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視文德朝翰林學士拜疏  
於廷曰陛下卽位尊有德親有道詔舉賢良方正經  
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學者教

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學舍增弟子至三千員  
惟聖上幸照臨其宮上以問丞相丞相曰學士議是  
今歲屢豐賀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出  
天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尚何可爲者况祖宗  
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進制曰可以歲  
十月庚午駕自景靈宮移伏謁孔子祠入門降輦步  
就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退  
幸太學詔博士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祭  
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過左丞相

實從於是率諸公賦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十  
 二月詩至太學祭酒司業合其僚屬以謀之曰此太  
 平希濶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  
 下為稱且屬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竊惟成周之隆其  
 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於詩聲於樂者多出於左右  
 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為  
 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  
 傳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  
 年正月十日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

以章庠行王堂為韻賦詩諸公為呂公大防蘇公頌  
 韓公忠彥蘇公轍馮公京王公巖叟范公百祿梁公  
 燾劉公奉世顧公臨李公之純孫公升馬公默范公  
 純禮王公欽臣孔公武仲陳公軒吳公安持豐公稷  
 趙公挺之李公師德李公階王公誼許公彥孫公諤  
 蔡公肇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吳公師  
 仁張公敦義劉公符陳公祥通鄧公忠臣李公格非  
 凡三十六人

東坡謂食河魴值得一死余過平江姻家張諫院言



南來無他快事祇學得手煮河魴耳須臾烹煮對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見顧俱起筵款爲猫翻盆犬復佐食頃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於猫犬之口也乃汴中食店以假河魴餉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于此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秦威太赫其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

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錄之以副子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靖康已前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虜字金飾更是金虜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蔡有司上言連山巖石往往採擊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時

遣中使出採粗者以供屏牖粧嵌而晶瑩成形巧絕  
天工者蓋克滿內府矣然此亦靖康預徵也山者以  
譬國家磐石之安變爲瑪瑙者馬爲南方火宿國家  
以火德應之瑙者惱也變磐石之安爲火德憂惱也  
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洵溝從助產朱婆婆墻  
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傍有環腹上有線其色翡  
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三昌爲湯官造三  
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  
緣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第重六斤耳漢權雖減

不宜如許權知開封府王葦上之內府

花石綱百卉臻集廣中美人蕉大都不能過霜節惟  
鄭皇后宅中鮮茂倍常益益溢坐不獨過冬更能作  
花此亦后隨北駕美人憔悴之應也

先正有洛陽名園記汴中園囿亦以名勝當時聊記  
于此州南則玉津園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景  
初園陳州門外園館最多著稱者奉靈園靈嬉園州  
東宋門外麥家園虹橋王家園州北李駙馬園西鄭  
門外下松園王太宰園蔡太師園西水門外養種園

州西北有庶人園城內有芳林園同樂園馬季良園  
其他不以名著約百十不能悉記也

王荆公字說序云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  
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  
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  
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  
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此言甚佳奈字說多出私智  
何耳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八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  
與婚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  
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糝柳爲圈以  
相連鎖百張百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摠之亦  
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旣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  
而用青氊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若今禁中大  
婚百子帳則以錦綉織成百小兒嬉戲狀非若程說  
矣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  
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

所生實由乎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  
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  
殺婦者並以凡人論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  
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鬪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  
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爲其父母所  
訟府上具獄當民死宰相以爲可矜帝曰情雖可矜  
法亦難屈命杖舂捨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極民情如  
此

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強團練余不知其  
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其團  
練使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  
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強團練宥之足以勸忠也  
遂以藥附劍送歸于唐故至今以爲美諺

皇朝玉牒昉于至道所載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  
孫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黃金  
軸銷金紅羅標帶複墨漆飾金匣紅錦裏金鎖鑰宗  
室始本支次母氏次始生次宗婦次宗女次宮院次  
官爵次壽考次賜賚然秦王以下太祖本支第二云同

姓惟太宗已來稱宗室云

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月食於夜而草澤言食在晝驗視如草澤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爲午正草澤趙太猷言午初三刻食三分詔著佐張嗣古監視渾儀祕丞朱欽則等覆驗卒如太猷所言史官乃抵罪蓋自渡江後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權于韓魏公程伊川之儒正而見誚于蘇子瞻丁謂之小人而始薦于王元之蔡京之奸邪而見取于司馬溫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展之譏韓蘄王之威宣于金虜而有畏懦之議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西域興國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筴來獻及中竺僧法天有意翻譯乃詔內侍鄭守鈞於大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其東序爲潤文堂西序爲正義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災等三人入院以所賫梵本各譯一經命光祿卿湯悅兵部郎張洎潤色法進等筆受綴文慧達等證義七

月十二日息災等各上新譯經一卷詔鏤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筴藏錄未載者譯之每誕聖節五月一日卽獻新經八年改譯經院爲傳法院又置印經院十月甲申出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謂王欽若爲譯經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譯經音義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護惟淨以華梵對參爲天竺字源七卷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譔自李維等六人而竄定于楊億其書止採六經

諸史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等書卽如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不採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去正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覯異聞不爲藝家所重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姓趙亦未知自明趙氏之憐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卽獄囚其必親沐之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重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

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欲私釋也取其去乃祝之曰若無舉我願以具贖若也坐罪後遇囚得報必自免其囚獄有訛鞠者慶以至誤於畫條令美言以喻之也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後慶年八十有二無病而卒其子亨官三班借職亨六子洪左藏庫副使鏐鏞鐔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鏞銳並顯薦聞封陰德有後乃如此

轉運使盧之翰爲李繼隆誣奏轉運乏糧太宗怒召

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時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犯顏力諍之翰等得免黜爲行軍副使後之翰于都堂見錢長揖不謝呂丞相在坐謂盧曰君忘樞相更生邪盧大言曰錢公此舉使明主不拒諫大臣敢直言律法無枉濫所當謝者在彼不在翰也呂爲憮然

太玄極爲本朝儒舊詆議然司馬溫公法之以著潛虛邵康節每謂楊雄太玄不獨知曆法且知曆理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權去游于韓魏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吊且欲甘心于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妒婦之條乎富公聞之于是釋然所謂難以情求可以理論也第不吊韓公至竟爲富公身後名累

余嘗見太子玉冊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填金貫以金絲籍以錦褥盛以漆匣裝以金華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



湖湘故事

宋 陶岳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包去拆破春風  
兩面開

羅漢條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  
謂之羅漢條畢田詩云五百菩提絕洞深空畱轍跡  
杳難尋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當  
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艸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

遠堆羅黛雨艸梢春憂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  
杏妖燒弄色紅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旅中書懷云未有一夜夢不  
歸千里家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  
五十板

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出如河分崗勢  
斷春入燒痕青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香淺水生  
井宵分月上軒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浪經蛟浦

濶出入鬼門寒可謂去唐不遠



